



基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与综合创新研究系列丛书

马克思主义的 意识形态理论 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MAKESIZHUYI DE YISHI XINGTAI LILUN
JIQI DANGDAI JIAZHI YANJIU

◎ 王浩斌 等著
丛书主编 张卫良



中南大学出版社

www.csupress.com.cn



基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与综合创新研究系列丛书

- 中南大学创新驱动项目“基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与综合创新研究”(2015CX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体系及其中国化逻辑研究”(14YJC710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 意识形态理论 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MAKESIZHUYI DE YISHI XINGTAI LILUN
JIQI DANGDAI JIAZHI YANJIU

◎ 王浩斌 等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www.csupress.com.cn

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王浩斌等著.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6.12
ISBN 978 - 7 - 5487 - 2654 - 8

I. 马... II. 王... III. 马克思主义 - 意识形态 - 研究
IV. A81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0524 号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王浩斌 等著

责任编辑 杨 贝

责任印制 易红卫

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麓山南路 邮编:410083

发行科电话:0731-88876770 传真:0731-88710482

印 装 湖南金太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张 12 字数 239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7 - 2654 - 8

定 价 4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请与经销商调换

内容简介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观历史进程为背景，以深入阐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的地位为理论诉求，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为价值目标，在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概念诠释、主要类型、基本结构、功能定位、精神实质、根本特征等的基础上，科学地概括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价值。这一研究无论是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研究，还是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进程，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主导地位，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号召力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前 言

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立场，它才成为了真正革命的理论，可以说，离开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离开其坚定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我们是无法读懂马克思主义的，更不用说去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及其价值理想。当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纯粹的意识形态来理解也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革命的理论，而且是科学的理论，是实践的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意识形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主题之一。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人们围绕意识形态问题作了持续的论争，阐发了不同的见解，而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本质的揭示，现在看来也仍充满洞见和启示。我们必须重申一个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① 抑或说，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最显著的精神实质。如果错失这一点，我们就难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也难以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灵魂。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意识形态问题非但没有减轻其作用，反而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这就要求我们从理论上把握和总结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对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作出解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我国的创造性发展作出说明。显然，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时代课题。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有其形成的前提、内在机理以及传播和发展线索，同时也呈现出某些需要澄清之处，一定意义上，这些特征所引发的议题范导了后来者的研究和讨论。不论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界说，都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解或误读，有鉴于此，我们必须确定一个基本的理论态度，那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架构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或者说，唯物史观的成立根本上离不开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把握和发展马克

^① 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前言[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9.

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概括而言，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开始，意识形态问题就成为了他们关注的重点，也正是通过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阐发，他们一方面显示了其研究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亲近之处，另一方面表明了其理论在某些方面有别于马克思主义，阐发了自己的创见。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当中，卢卡奇敏锐地指出阶级意识之于社会革命理论的重要性，为此他区分出了“心理学的阶级意识”和“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其中“被赋予的阶级意识”的观点和列宁的灌输理论就比较相似。卢卡奇还明确指出：“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关联的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①将无产阶级革命命运问题理解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问题，无疑是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造性解读。这一创造性解读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看法产生了深刻影响。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指向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这与卢卡奇以哲学理论的方式揭示阶级意识之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卢卡奇关注的是阶级意识的生成及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关键作用，而葛兰西则关注意识形态斗争（霸权）以及如何夺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经过葛兰西的分析和论说，“有机的意识形态”的概念被创造出来了，用来指明一种有能力“组织”群众并把自身转化为行动指南的社会政治行为。也就是说，真正的意识形态必须能够“社会化”，必须渗透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有机知识分子”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主体和引导者。由此可见，卢卡奇和葛兰西虽然关注方式和重点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通过意识形态问题来阐发马克思主义所表达的无产阶级必然取代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留给我们的理论珍宝，值得加以继承。除此之外，法兰克福学派以及阿尔都塞、弗洛姆等人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的各种具体深入的分析，也值得我们了解和借鉴。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肇始者之所以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能有所创发，既与他们的革命经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有关，也与对列宁的相关理论的触动有关。在某种意义上，列宁的意识形态观一度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诱导者以及攻讦对象。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降低意识形态的否定性意涵，宣扬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在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以及伯恩斯坦那里，意识形态概念的肯定性意涵并非没有出现，但只有到了列宁这里，肯定性意

^①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 [M]. 杜章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31.

意识形态概念才得以明确确立和广泛传播。^①毫无疑问，从马克思到列宁，意识形态概念在内涵上有一个侧重点的转移，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的否定性意涵是比较突出的，而列宁则倾向于把意识形态视为所有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在此基础上，他把意识形态明确为阶级利益的表达。由此，列宁更多的是在一般意义上谈论意识形态，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正因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与此相适，列宁阐发了他的灌输论思想。他首先论证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自发运动不仅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思想或理想，甚至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②。这就要求必须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值此之故，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理论就成为了必要。列宁的灌输理论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教化实质，给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理论创造了思想园地，西方马克思主义亦从中受到了启发。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出现了以苏联为代表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主要体现了斯大林的思想特征。斯大林是一个复杂且富有争议性的历史人物，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运用和理解同样如此。最让人警醒的是，在斯大林这里，意识形态斗争明显被扩大化和简单化了，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读，也是对列宁“两大思想体系对立”观点的过度实践。对斯大林意识形态观的批判，使得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逐渐产生。总体而言，如俞吾金先生所论，苏联和东欧的意识形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正统的或官方的意识形态，它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肯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坚决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其局限在于缺乏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切实研究；另一部分是非正统的意识形态，主张淡化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借鉴西方学者有关意识形态的新观点，其局限在于偏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否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基本事实。^③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苏联及东欧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意识形态理论领域都作出了新的理解和运用，我们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必须具备这样的历史眼光，应该对之进行恰当的评判。

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状况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并非照搬照用，而是经历了在曲折中前进的过程。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受列宁以及

^① 乔治·拉恩雷. 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M]. 张秀琴，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7.

^② 列宁. 怎么办？[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绎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9.

^③ 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前言[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5-7.

斯大林等的影响，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就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问题。在一段时间内，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保障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但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愈来愈明显，其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了惨痛的经历和教训。随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逐步确立了一套科学的、成熟的意识形态理论，即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至今为止，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展仍然是我们党面临和处理的主要议题。为了与这一过程相适应，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也应该作出调整和应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弘扬和实践，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发展。我们必须深切意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充分注意这一工作开展的时效性和灵活性，并为此而努力。

其实，意识形态的概念并非马克思主义的首创，但却在马克思主义这里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使得意识形态概念演变为一套关于社会历史与政治的重要理论。因此，从意识形态概念史以及意识形态理论演变史的角度看，它都不能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说。从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来看，其意识形态理论是我们理解和运用这一学说不可或缺的内涵。换而言之，研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实际上是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然要求我们研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之一。

尽管意识形态的概念是由德·特拉西提出来的，其最初目的是建立一种“观念的科学”，然而其后来的发展状况，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来者的创造性贡献表明，意识形态迄今已成为一个含义丰富、不断发展的重要概念，正如大卫·麦克里兰（又译作戴维·麦克莱伦）所言，“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难以把握的概念。因为它探究的是我们最基本的观点的基础。因此，它是一个基本内涵存在争议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定义及其应用都存在激烈争论的概念”^①。与此相关，意识形态理论问题也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要论题。说得更加具体一点，任何有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讨都离不开对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的梳理。从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专著，即俞吾金先生的《意识形态论》开始，理论界越来越意识到系统地梳理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之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性。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表明，意识形态概念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清晰，其中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一定的模糊性，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说的传入和影响。加之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使得我们至今似乎仍未能真正梳理清楚意识形态

^① 大卫·麦克里兰. 意识形态 [M]. 孔兆政, 蒋龙翔, 译.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1.

概念发展史的问题。究其原因，这不能不与意识形态概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而出现的新内涵的状况相关。但无论如何，作为一项理论研究课题，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问题上，我们仍然有必要首先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说法，更有必要将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进行区分。

扩展开来说，随着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入，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实践的逐步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问题已成为近年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要而言之，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主要围绕三重论题展开：第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关系问题（还牵涉到二者与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关系问题）；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内容与历史逻辑问题；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范式和创造性转化问题。这三大论题不可能完全剥离开来，但从研究理路上看，现有的研究实际上各有侧重。如果说，在研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过程中具备怎样的问题意识以及建立怎样的研究范式是研究者的自觉追求，那么，如何在恪守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从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寻找有益的思想理论资源，则应成为研究者的中心关切。所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工作不应被淡化，而应予以加强。能否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我国的变化发展问题，关系到我们能否成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关系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和运用水平。

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积累和实践反思的情况之下，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教益和现实意义。为此，本书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概念、类型、结构、功能定位、精神实质、根本特征以及当代价值进行整体梳理，力求比较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整体面貌，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多方面综合，并进一步探讨相关理论问题。在此必须事先交代的是，本书以阐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基本目的，这与其说是某种延展性的思想讨论，还不如说是一项基础性的理论工作，对于既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当前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本书将有所借鉴，必定也有所挂漏。不当之处，敬请批评与指正。

马克思主义主张从物质生活实践的立场来看待和理解意识形态问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关键性文本的模糊性表达，以及后来者层出不穷的阐释，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衍生出了许多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比如，有关意识形态批判与意识形态终结的讨论、有关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讨论、有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讨论等，都关涉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身。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态理论之间，似乎不可以完全置换，本书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就是意图吸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并尝试对其予以反思。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相关论说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一个内涵极为丰富和富于变化的概念，给后来者带来一系列尚待解决的问题甚至是理论困难。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遭受到的某些批判，也与此有关。对于这些理论探讨上的关节点，今天我们必须要有清晰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成为热点，不能不基于现实需要，而我们的现实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总书记的讲话是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来的，是我党对自身工作进行反思的结果，充分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意识形态理论问题上的新认识、新发展和一贯立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仍然面临复杂的思想局面，仍然面临不少挑战，而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澄清理论疑难，坚定思想立场。任何否认理论研究可以完全脱离政治内涵的观点都是不切实际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尤其如此。但我们并不认为从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就是简单地搞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宣传而已，这种观点非但没有领会意识形态理论的真实内涵，没有注意到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之间的必要张力，还容易停留于肤浅的流俗之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带有误解和偏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严斥这种流俗之见，又要尽可能使人们认识和理解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真实内涵。

面对波澜壮阔的现实，我们的这项理论工作任重而道远！

目 录

第1章 意识形态的概念诠释	(1)
一、认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	(1)
二、价值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	(5)
三、本体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	(9)
四、方法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	(14)
第2章 意识形态的主要类型	(17)
一、意识形态类型的划分标准	(17)
二、本体层面上的意识形态类型	(24)
三、意识形态类型的具体表现	(31)
第3章 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	(36)
一、认识论中对意识形态结构的审视	(36)
二、价值论中对意识形态结构的审视	(42)
三、方法论中对意识形态结构的审视	(47)
第4章 意识形态的功能定位	(52)
一、意识形态功能的内涵与分类	(52)
二、意识形态功能实现的条件及机制	(60)
三、意识形态功能的个体性表现	(67)
四、意识形态功能的社会性表现	(73)
第5章 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	(82)
一、意识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	(82)
二、意识形态与科学	(89)
三、意识形态与阶级意识	(94)

●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四、意识形态与实践	(100)
五、意识形态批判与意识形态终结	(108)
第6章 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113)
一、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特征	(113)
二、意识形态具有实践性特征	(115)
三、意识形态的经济特征	(121)
四、意识形态的文化特征	(127)
第7章 意识形态的当代价值	(132)
一、意识形态建设对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	(132)
二、意识形态建设对国际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	(140)
三、当代意识形态的价值实现途径	(146)
附录1 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154)
附录2 意识形态批判与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逻辑理路	(161)
参考文献	(168)
后记	(179)

第1章 意识形态的概念诠释

意识形态(Ideology)是法国哲学家德斯图特·德·特拉西(Distutt de Tracy, 1754—1836)率先提出来的名词概念，其原意旨在建立一种“观念的科学”，因为在特拉西看来，人们根本无法认识事物本身，能够让我们认识的只能是对事物的感知而形成的种种观念，而意识形态就是“对观念和感知的系统分析”^①。尽管特拉西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概念，但他并没有对这个概念作出完整而系统的阐释。在意识形态的理解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认识论、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多重视角出发，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科学的阐释，澄清了学术界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种种误解，在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史上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一、认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在深入揭露和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以费尔巴哈和施蒂娜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最初形成的，这种“揭露和批判”无论是就其最初的思想动机而言，还是就其实际造成的历史后果而论，都没有离开认识论的视角。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首先体现为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

(一) 意识形态体现为思想家或玄想家的观念创造

正如任何形式的认识活动都有一个主体力量的存在一样，意识形态也具有较强的主体性。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的主体就是思想家或玄想家，意识形态的“原料”就是观念，这样，意识形态实际上体现为思想家或玄想家的观念创造。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最早见端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在这篇博士论文之中，马克思认为对天体现象的研究除了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坚定的信心之外，还能达到别的目的，即过上恬静的生活。因为“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

^① 约翰·汤普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 高铭，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31.

过恬静的生活”^①。在这里，“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从语法学上讲实质上是“同义反复”，即是说，“意识形态”指的就是“空洞的假设”，而“空洞的假设”实际上是思想家或玄想家的观念创造。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在他所生活的国度，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玄想家），他就是黑格尔。黑格尔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思想领域牢牢控制和影响着每一个德国人的生活。在马克思看来，即便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进行批判的玄想家，也没有摆脱对黑格尔的思想依赖。“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经超出了黑格尔哲学。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②事实上，即便是运用黑格尔的概念批判黑格尔，这也是一种思想意识上的批判，尽管不是十分有效的批判。

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批判对当时德国的思想领域来讲无疑是一场空前的思想变革。“正如德国玄想家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在普遍的混乱中，一些强大的王国产生了，又匆匆消逝了，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法国革命同它相比只不过是儿戏；这是一次世界斗争，狄亚多希的斗争在它面前简直微不足道。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闻的。在1842—1845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③这种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革命”实质上指的就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这是一场纯粹的思想意识革命，它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④。这是因为，尽管这场革命不是也不可能“现实的人”的自由解放，但它是对黑格尔“自我意识”精神的思想解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36.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4.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2—513.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3.

(二) 意识形态体现为一种“虚假的意识”甚或“颠倒了的意识”

如果说意识形态体现为一种观念创造，是一种认识程式，那么，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认识或观念则体现为一种“虚假的意识”甚或“颠倒了的意识”。

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体现为它的“材料”是观念或思维。恩格斯指出，“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顽强的事实。”^①即是说，纯粹思维式地加工“观念”而形成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虚假的意识形式”。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也指这种观念或认识严重地脱离了现实。“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如果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宣称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那就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②可以看出，这种以观念反对观念的斗争实质上是脱离现实的纯粹意识形态的斗争。

事实上，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也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特征，因为这种哲学体系把本来并不能独立存在的意识当成世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认为整个人类历史只不过是意识或观念改变的历史而已。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在唯心主义哲学及其历史观那里则体现为一种“颠倒了的意识”。马克思认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③。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本末倒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7.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6.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5.

置”的“颠倒了的意识”，即是说，“现实的生活生产”才是真正的历史，而政治、宗教等则只不过是这种“现实历史”的体现或反映。“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①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将“颠倒了的意识”重新“颠倒过来”，而这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作家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之所在。

（三）意识形态体现为思想家通过意识甚或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正如认识体现为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现象到本质、由表及里、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集合体一样，意识形态也体现为一个过程的集合体。

1893年7月，恩格斯在致弗·梅林的信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中介，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②。即是说，意识形态就是思想家通过意识甚或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纯粹的思维过程。

意识形态的过程体现为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辩证发展过程，即内化与批判交互变换的历史过程。内化(internalization)实质上指的就是思想认同的过程，是在思想观点上与他人的思想观点保持一致，并将自己所认同的新的思想和自己原有的观点、信念结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一个统一的态度体系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解体，即绝对精神的解体进行了生动的描绘，“不管怎么样，我们涉及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当它的生命的最后一个火星熄灭时，这个残骸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化合，构成新的物质。那些以哲学为业，一直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的人们，现在都扑向这种新的化合物。每个人都不能不辞劳苦地兜售他所得的那一份”^③。在马克思看来，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某一个方面在“一直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的人们”中的内化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2.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4—95.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3.

当然，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实际上也是批判的过程。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批判所做的，仅仅是‘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也就是用现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公式除了公式便什么也没有。”^①可以看出，尽管这种批判很不彻底，但不管怎样，“不彻底的批判”也是很有意义的批判。

二、价值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尽管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开始形成的，但它并没有完全停留于认识论的理论视域，而是突破了认识论的视域转到了一种更加开放的理论视域之中。从事实判断的角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在价值论的意义上才正式形成的。

（一）意识形态是“现实的人”的意识形态

任何价值都是人的价值，因为价值指的是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意义关系的哲学范畴，主体需要是否是直接衡量一个事物是否有价值以及有多大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经济领域中某项活动是否具有效益；政治生活中某种政权组织形式是否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能否受到民众的支持；精神生活中某种信仰或信念是否能给人以精神支撑和精神引导；艺术领域中某件艺术作品是否能给人带来美的感受等，都是主体和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②。从价值论的角度来审视，意识形态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都是“人”的意识形态或有关于“人”的意识形态，离开了“人”讲意识形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也强调“人”在意识形态生成过程中的重要性，但他们所强调的“人”要么是“抽象的人”要么是“主观臆想的人”。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一般人’实际上是‘德国人’。在前一种情况下，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2.

^②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85.